

【人文医学丛书】

医学·心理·民俗

陈胜崑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R-05
C563



郑州大学 *04010176009S*

医学·心理·民俗

Yi Xue Xin Li Min Su

陈胜崑 / 著

人文医学丛书



R-05
C563

2005/10/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医学·心理·民俗/陈胜崑著. —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4

(人文医学丛书)

ISBN 7-5306-3815-7

I. 医… II. 陈… III. ①心理学—关系—医学
②民俗学—关系—医学 IV. R-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12462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8.75 插页 2 字数 196 千字

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6000 册 定价: 17.00 元

出版说明

2003 春夏猖獗一时的 SARS, 使得在现代史上, 和平环境下, 第一次, 死亡的威胁如此大范围地逼近每一个人。我们的医学观念、医疗体系, 以及卫生保健制度, 也第一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。如今, SARS 虽然还偶露峥嵘, 但已经不那么张牙舞爪了。但是, 它所引发的问题和思考还没有、也不应该就此结束。

在大多数人、包括许多医学从业者的观念里, 医学是一门以人类的身体为对象的科学技术知识。这种理解当然是对的, 但并不完整。它只道出了医学属性的一个方面, 而医学还有着更为重要、更为根本的属性: 人文属性。医学面对的是一个作为整体的人, 而不只是一具具人体。技术只是医学用以关爱生命、尊重生命、尊重人的尊严的必要手段, 它不是目的。医学的目的曾经是、目前依然是肉体文化和灵魂(精神文化)的结合。它的最高准则, 乃是人的身心俱美。因此, 医学与人类生命息息相关, 因而也与人类及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。

基于此, 我们策划出版这套“人文医学”丛书。我们

将陆续推出一批与医学文化有关的图书，试图从历史、文化、民俗、心理乃至文学、艺术等各个角度来反观医学。如果读者能够因此而医学及其人文属性有更清晰的认识、更深入的思考，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。

编 者

“人文医学丛书”序

—

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》关于医学的条目赫然写着：“医学 **medicine** 研究如何维护健康及预防、减轻、治疗疾病的科学，亦常指为上述目的而采用的技术”。自 19 世纪临床医学诞生以来，人们对于医学的理解就停留在技术的层面。因此，福柯形象地描述说，这一倾向“使医生的眼睛面向疾病的消除，面向治疗和生命：这只能是一件修复工作。”毫无疑问，临床医学的贡献有目共睹。当一个人饱受病痛折磨时，这种修复工作无论如何都是极其人道的。不过，笔者想强调的是支撑医学以及临床医学的力量不仅仅是技术，更重要的是被西方人称作 **humanism** 的东西，即人道主义或者人文主义精神。福柯正确地指出，弗洛伊德等人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性，“并不能证明他们既是医生又是哲学家，但是能够证明在这种文化中，医学思想完全与人在哲学中的地位相关联。”

人在哲学中的地位,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康德所说的四个问题:我能知道什么?我应该做什么?我相信什么?人是什么?前三个问题最终都立足于第四个问题:“人是什么?”“人是什么?”确切地说就是问人的本性是什么?

柏拉图在《普罗泰戈拉篇》中,描述过普罗泰戈拉的希腊版的创世记。大致的意思是,从前有一个时期只有诸神,没有凡间的生物。后来创造这些生物的既定时刻到了,诸神便在大地上用土、水以及这两类元素不同比例的混合把万物造出来。万物造好之后,要拿到日光下,诸神指派普罗米修斯和厄庇墨透斯装备他们,给它们依次分配适宜的能力和力量。不太聪明的厄庇墨透斯成功地说服了普罗米修斯,自告奋勇负责分配能力和力量,让普罗米修斯监管。他赋予某些动物力量,但不给他们速度,而把速度给予那些弱小的动物,使之能够自保。有些动物有灵牙利爪,有些动物身躯庞大,形体较小且弱的动物,让它们能够有敏捷的身形,或能飞、或能土遁、或能迅速逃逸等。“整个分配遵循一种补偿原则,用这些措施确保没有一种动物会遭到毁灭。”遗憾的是,厄庇墨透斯把人给忘记了,他把一切技能和能力都分配给动物,什么也没有留给人。恰值此时,普罗米修斯检查工作,及时发现其它动物都全副武装,唯有人赤裸裸的,一无所有。然而,人出生的时间就要到了,于无奈之中,普罗米修斯只好从雅典娜和赫淮斯托斯那里盗来了种种生活技能,再加上火,把它们作为礼物送给了人类。由于普罗米修斯的善举,人的种种生活技能算是齐备了。人与万物的关系是同门兄弟,因为人与万物一样,都是神用土和水进行不同比例的混合创造而成。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在于,在躯体能力方面,人与动物相比处于劣势。

在灵牙利爪的动物面前,人显得太弱小了;在虽然弱小,却能飞善跑的动物面前,人显得太不敏捷了。不仅如此,人与强大的动物有同样稀小的出生率,却没有它们那等生存能力;人与弱小的动物相比,虽然同样弱小,却没有很高的繁殖率。既弱小,且毫无技能的人类在严苛的自然界中如何生存,是人必须面对的问题。最初人类一群群散居,常常被猛兽吃掉。神赐的生活技能,仅够取得生活资料,但是不足以与野兽作战。然而,此时的人类,除了战争原则以外,尚不知道政治技艺,战争原则是人的动物本性所然。为了寻求自保,他们聚集到城堡中来,组成城邦,以求在宇宙间求得一隅生存空间。但是由于缺乏政治技艺,聚集在一起的人类常常没有行为标准,因而相互伤害是家常便饭。相互伤害又使人类重陷分散,这便又陷入被吞食的危险。因此,人作为整体活着,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它必须有能够维系集体的纽带,这纽带不是人力所为,必须得自神赐。于是,宙斯派赫耳墨斯来到人间,把虔诚与正义带给人类,并以此建立城邦。赫尔墨斯问宙斯,如何分配虔敬(worship)与正义(justice),宙斯回答说:“分给所有的人。让他们每人都有了一份。如果只是少数人分享道德,就像分享技艺那样,那么城市就决不能存在。”把这两种德行分配给所有的人,是宙斯的指令。人人都具有德行是城邦存在的前提。

普罗泰戈拉版的创世记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,即什么是人性?西方学者通常把这个问题归结为两个词 *nomos* 和 *physis*, 这两个概念也是公元前 5 世纪后半期希腊最重要的概念。*physis* 通常被译作英文的 *nature*,即自然、本性、本质。*Physis* 是厄庇墨透斯和普罗米修斯所赐,而 *nomos* 则是宙斯所赐。伊奥尼亚哲学家常常使用

这个词,意指自然界的实在的整体。由伊奥尼亚哲学家形成的传统认定,作为自然界实在的 *physis*,与构成它的质料密切相关;在许多情况下,也与特定事物的构造和禀性相关。智者的贡献在于,“把 *physis* 概念从整个宇宙变为它的一部分:人类;该在这里获得了它的特殊意义。”按照耶格尔的看法,希腊智者把宇宙的 *physis* 变成人的 *physis* 有很多契机,其中最重要,也是最直接的契机是医学。医学的发展,医生作为智者队伍中的一员,为智者的教育提供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,即“人的 *physis* 是一个自然机体,人们可以认识它的结构,也可以用特殊的方式治疗它们。从 *physis* 的医学概念出发,希腊人很快对这个词予以更广泛的运用,而这个词正是智者教育的基础:它现在意指整个人,人由肉体 and 灵魂共同组成,并且拥有专门属于人的精神本质。”对希腊思想中的宇宙的 *physis* 向人的 *physis* 的转变,希波克拉底医学的作用至关重要。在自然层面上理解人的肉体,把肉体的 *physis* 即人的自然本性作为人性的重要内容,由智者开始。希波克拉底在其中有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人性还有另外一个成分,这就是 *nomos*。在普罗泰戈拉式的智者中,人的社会伦理性质被称作 *nomos*,这个词通常被译作 *law* (法律),或 *convention* (惯例)、*custom* (习俗)。需要说明的是,把 *nomos* 翻译成法律主要是强调它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。格里里说得更明白,“对于古人来说,*nomos* 是人们相信的某种东西,被人们的实践规范化,被人们认为是正确的东西。”规范的建立主要指建立一些行为规范,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德行即 *areté*。为了维持城邦的生存,人人必须拥有共同的 *areté*。人之为人就在于人同时拥有两种本性:自然本性和社会

本性。抽象地谈问题，我们可以谈及所谓两种本性，但是，事实上，人的本性就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完美结合，它们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，我们不能将二者分开，再去谈论哪一种本性更重要。对于人来说，这两本性缺一不可。少了其中的一个，人就不成其为人。确实地说，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不是人的两种本性，而是人的本性的两个方面。一个好人和好公民不仅仅要有健全的体魄，而且要有德行和善的灵魂。这是人性的最高境界，也是希腊人身心俱美的人道主义准则。

自希腊时代起，医学就是人性的卫士。她在一种特定的哲学氛围内理解人的 *physis* 和 *nomos*，并用自己的技艺践行着这种理解。人的身体、生命、自然本性既然拜神所赐，那么用自己的技艺保护神所赐予的身体，就是关爱身体，关爱生命，在希波克拉底式的传统中，就是在履行神的使命。进入医生行列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在“医神阿波罗和阿斯克莱皮斯、健康女神海吉亚、康复之神巴拿西，以及所有的神和女神面前宣誓”。誓言是人性的宣言。它宣誓对自己的医术和医德负责，也对患者的生命和尊严负责。在希波克拉底心目中，医生应当具有哲学家的一切品质：利他主义，热心、谦虚，有高贵的外表，严肃、冷静的判断，生活遇事沉着果敢，日常生活纯洁简朴。他的医术建立在高度教养的基础上，不仅要有医学知识，而且要认识自然，认识社会，摒弃一切恶事恶念，以平和之心待人。从希波克拉底的医学传统中，我们深切地体会到“希腊文化是肉体文化，同时也是灵魂的文化。”而医学是这种文化最好的范例。作为文化，医学包含着技术，但是并不仅仅是一门技术。希波克拉底时代与现代世界有 2500 年之遥，期间科学与技术发生了翻

天覆地的变化,医学也从古典医学进入临床医学。技术的进步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得益和幸福,也使医学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。然而,我们依然不能说医学仅仅是技术。确切地说,技术只是医学用以关爱生命,尊重生命、尊重人的尊严的必要手段,它不是目的。医学的目的曾经是、目前依然是肉体文化和灵魂(精神文化)的结合。它的最高准则依然是人的身心俱美。我们从 1948 年世界医学会日内瓦召开全体会议通过的著名的医学界宣言:《日内瓦宣言》,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价值取向。无论是就医学的产生和发展,还是就医学所承担的特殊使命,我们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古典医学也好,临床医学也罢,本质上就是,或者应该是人文医学。

二

人生活在自然中,是自然的一部分。人类自群居以来,就与疾病相伴而行。由于发明了农业,人类也播种了疾病。人们在尼罗河流域,黄河流域等早期河谷地区发现,种植水稻使以钉螺为宿主的血吸虫进入涉水劳作的农夫体内,酿成可致死的血吸虫病。科学家在一个 3000 多年前制作的木乃伊肾脏里曾经发现过血吸虫。驯化动物极大地扩大了动物体内寄生虫寻找新宿主的机遇。随着城市的出现,人口集中地居住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内。城市居民通常缺少获得性疾病免疫能力,因而是极危险的感染群体。军事行动通常是传播病原体的最好契机。希腊历史上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人失败而告终,尽管我们无法断定,导致战争失利的主要原因是瘟疫,但至少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。当时一场起源

于非洲、在波斯肆虐，并于公元前 430 年横行雅典，尔后又进入希腊南部的瘟疫，使希腊军队非战斗性减员达 25%，城市人中死亡率超过 25%。其中鼠疫、天花、麻疹、斑疹、伤寒等都榜上有名。罗马人作为蛮族征服了文明的希腊、波斯、埃及，建立了庞大的罗马帝国。然而，伴随着征服而来的是公元 2 世纪席卷罗马及周边地区的瘟疫，致使繁花似锦的罗马帝国人口减少 1/3。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前，流行病和瘟疫始终不断，我们同样可以说，这是导致罗马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。之后查士丁尼时期的查士相尼鼠疫，伊斯兰扩张，十字军东征，拜占廷帝国征服以及 19 世纪以来的每一次军事行动的背后，都有瘟疫滚滚而来。19 世纪工业革命以后，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带来巨大的财富，同时也导致人的欲望恶性膨胀，空气污染、森林砍伐，荒漠化过程加速，水质下降等环境因素导致癌症、高血压、心脏病等呈高发状态。与生存压力相关的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在现代社会也屡见不鲜。

疾病和瘟疫归根结底是由人的行为造成的。一切疾病，包括去年我国那场让人触目惊心的非典，最终暴露出来的问题是人的问题。当非典过后，我们坐下来反思时，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的问题。仅就中国这场非典而言，无论是科学家、社会科学家，还是从业医生，反思之，都从不同角度，把目光指向中国人的国民素质。20 多年来，我国经济飞速发展，然而人的素质却没有与经济同步发展，人的素质归根结底与启蒙相关。中国需要进行一场思想上的启蒙，以使国人的素养与相对发达的经济建设相对应。在这方面，我们需要借鉴西方启蒙运动的一些思想。

众所周知,自文艺复兴开始,西方经历了一场走出中世纪,进入近代的启蒙运动,西方近代发生的启蒙,并非一场简单的运动或一股短暂的思潮,而是整个西方文化的重新塑造。其重要特征之一是关注人性。几乎每一个学者都强调研究人性的重要,“因此,几乎每一种启蒙著作都充满有关人性方面的观念,这些观念举足轻重,且常常面目一新,令人激动。”用休谟的话说,“人学是其他科学的唯一基础”,因为“很明显,一切科学或多或少都与人性相关。任何科学,不论看上去离人性多么遥远,都能通过这个或那个途径返回人性”。启蒙思想家注重人性,是为了改变传统人性,尤其是中世纪残留的基督教人性,从而塑造新人,建立新的文化制度,以适应新的时代。

什么是启蒙?答案不可胜数,不过,最为经典的答案莫过于康德。康德在回答“什么是启蒙”的问题时,说启蒙是“人类摆脱自己招致的稚嫩”。“稚嫩”指人的无能,即如果不经外人指导,便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性。不是因为人天然地缺乏理性,而在于人缺乏运用理智的勇气。理性乃人人固有的同质力量,乃各种精神力量的核心,人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,大胆地运用理性。启蒙就是争取运用理性的自由。当时的西方世界,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呐喊:“不许争辩”。军官说,不许争辩,只许操练!税吏说,不许争辩,只许纳税!神甫说,不许争辩,只许信仰!启蒙的核心是努力使理性摆脱桎梏,获得自主性。在康德那里,也就是在近代哲学那里,理性的自主性指理性不受任何外部力量干扰。“德语的‘*rasonieren*’不是单纯地运用理性,而是说运用理性时,没有其他杂念,没有别的目的,仅仅为理性而运用理性。”理性的本质是

人的自由,而不是工具。正是在启蒙的旗帜下,理性成为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凝聚点和中心,所以启蒙时代亦被称作理性的时代。在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眼里,世界的本质是理性的,自然的本质是理性的,而理性的特质,可以通过数学的类比加以理解。人作为万物之灵,其本质也是理性。理性乃自然之光,是人人都均匀具有的天赋能力。

然而,我们不能把理性推向极端。自近代以来,理性越来越沦落为工具理性。它成为人在自然界中为所欲为的理由。按照雅斯贝尔斯的看法,“知识就是力量”是近代思想的重要内涵。但是,它本身并不意味着人可以为所欲为,更不意味着“世界在整体上和原则上是可知的”。“准备适应自然总是自然科学家精神的一部分。不过他想知道自然在做什么,自然界发生了什么。”这是科学家的“知者的自由”。这里所说的自由,依然没有为所欲为的意思。但是,当这种自由被推向极端时,知者的自由就不是思想的自由与安宁,而是“为所欲为”。然而,把知者的自由推向极端的不是人的理性,而是人的物质利益和贪欲。由于科学在近现代社会明显的物质效用,因而它“一直享有巨大的威望。人们期待它解决一切问题,深入理解全部存在,帮助满足任何一种需求。……科学成为我们时代的标志,恰恰是它不再以科学形态出现的时候”。贪欲使人背离了科学,而将其中的技术运用到极限。于是科学所期待的认识自然,适应自然已经被放弃,代之以用技术改造自然、做自然的主宰。于是自然由人们生活的一部分,变成了人们可以征服的对象。人与自然处于对立状态,人在奴役自然的同时,把自己沦为物欲的奴隶。生态环境就是这样被破坏了。导致生态和环

境被破坏的原因,不是科学的发展,而是人类背离了科学本身造成的。现代人只占有技术,甚至是技术的物质结果,却不享有任何科学。尽管我们自诩我们的时代是科学的时代,但是,人类与科学精神的距离,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遥远。科学“精神本身被技术过程吞噬了”。造成科学服从技术,技术服从人的物欲的结果。

当我们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以后,我们应当好好反省自己的行为。反省我们自己在理性、人性、人与自然的关系、人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的失误。从而使我国人的素质与经济同样腾飞。

杜丽燕

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所

自序

史前的人类,不知疾病为何物?药物为何事?但已有病苦死亡的阴影,于是人类便利用种种方法来减轻病苦或减少死亡。如饥则食之,渴则饮之,热则渍之以水,寒则曝之以日,知觉运动不和,则施之以按蹠,以及舐痛吮痔等种种行为,此都是原始的、动物治疗疾病的本能,但医学也因而渐渐昌盛起来。到了人们会使用灸艾、砭石、单方的时候,已有几分疾病的知识;至于解剖学这门医学的基础,在太古之时仅能就身体外形,设立名目以区别而已。到中古之世,虽知解剖学为医学要务,但因某些民族,视宰割尸体为犯大忌之事,故其知识极为粗疏,人们不得不以哲学理论的四大、五行、六气、八卦等空想的名词来解释人体及病状。我国《黄帝内经素问》、《难经》、印度《金光明最胜王经除病品》、希腊希波革拉底的“赤白黄黑”四液说,都是这时代的产品;但欧西的医学经文艺复兴、工业革命、宗教改革的洗礼,却脱离古代“赤白黄黑”的玄想医学蜕变成今日的现代医学,进而传布至世界各地,造福人类。

我国医学自张仲景以降至唐代，本有渐趋实际之势，专致力于症候、方药的研究，积累不少经验；但两宋以来，理学蔚兴，倡无极、太极、河图、洛书之说，而阴阳五行之空想哲学尤日臻工巧，势力膨胀，渗入医学，影响医学以至今日。此时许学士之撰《本事方》、成聊摄之注《伤寒论》竟相以玄学来解释生理、病理。金、元以后，医学续有宋性理之余绪，以玄学来粉饰医学，医学之前途遂大遭劫厄，其所以阻碍医学进步有二：一、复古。刘河间的“原病式”，李东垣的“脾胃论”，朱丹溪的“阴不足阳有余”说，都节取内经某段之文，奉为金科玉律而演成名家、风行一时的。二、尚玄。这几位医家所倡导的无非是阴阳五行、六气八卦之空说，议论愈玄，离实际愈远。这好比写生家不能把东西画得很像，就舍马牛而画鬼神，虽足以惊人但于事无补。后来的学者见尊经可以钓誉、玄言可以博名，乃群趋而效之，其余毒至今未尽。这期间虽有杰出人物，如吴又可著《瘟疫论》、王清任著《医林改错》敢冒天下之不韪，以实证精神证明古代经典的错误，但附和者甚少，不能形成风气，故这两位杰出医家的精神直如阳春白雪，终归消沉，十分可惜，致我国医学革命至今尚未成功。目前的旧医还是以二千年前谬误的解剖学、荒诞的生理学、疏陋的病理学为基本，用这些知识去接触病人，其危险性可想而知了。所以笔者一直相信研究与使用传统医学的人，一定要受过现代科学医学的长期训练，如此才能御古书而不为古书所迷惑。

我国接受并发展新式医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，然而民俗医与旧医依旧大行其道，这一方面固然是政治政策的放纵，一方面也因为我们的新式医学没有本土化、中文化。一般医师以外文发表论文，以外语文谈医